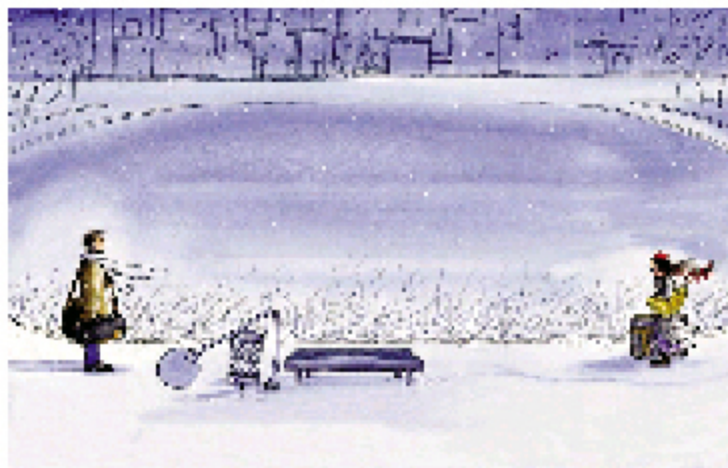


又寂寞又美好



有这样一个人,他擅长用短线条作画,用色大胆画面饱满但不拥挤,喜欢在画中配些俏皮风趣或温暖美好或寂寞忧伤或深邃低沉的文字。他的书中总不乏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孩子般的天真与俏皮,仿佛自言自语般就述说了一个个成人的儿童世界,一个透着淡淡无奈、些许寂寞和浅浅忧伤的童话故事。他就是几米。

几米,男,台北市人,天蝎座。喜欢和人聊天和创作,是台湾人气最旺的连环画家。他创作力惊人,作品个人风格强烈。他以多感多变而精致的叙事风格,创造出流畅诗意的图画,并把图画演绎成另一种清新舒畅的文学语言,呈现独特的生命风景,深情而迷人,体现的情感纤细而粗放,脆弱却坚强,又寂寞又美好。

几米的书中描述爱情的并不是很多。我比较喜欢的是《向左走,向右走》,男女主人公明明住得就一墙之隔,却一再错过,彼此思念却找不到对方,如此靠近却又如此遥远。在无尽的追寻中,会有一个又一个的巧合和偶然,也会有一个又一个意外和错过。现实的城市犹如雾中的风景,隐隐的散发着忧郁的美,承载着没有承诺的梦。几米在这本书中以精致的笔触和诗意的画风照亮了人们的心灵,注定相遇的人们会有一个温暖的结局。但其他作品流露出的爱情大都寂寞而忧伤,无奈而悲凉。他说,“找一个爱我与我爱的人,变成梦里的情节”,“我总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,你总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你”。爱情美好又悲伤。“下雪时,我想温柔的靠在你身边”,相互依偎相互取暖欣赏最爱的雪景,寒冷却很温暖。和你一起在秋日阳光灿烂的午后散步,走在你身后我会幸福到悄悄落泪,希望时间赖着别走。可快乐总是如此的稀薄而短暂,悲伤却总绵绵不断。生命中,不断地有人离开或进入。于是,看见的,看不见了;记住的,遗忘了。生命中,不断的有得到和失落。于是,看不见的,看见

很早就窃过竹山先生的句子。

——恐怕正如他自己所写:

少年听雨歌楼上。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。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

而今听雨僧庐下。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。

——三个时期,三种心境。

——我们又何尝不是。或许,还会更多。

翻出银杏叶初绿时的文,逝去的久远。有时自己也惊奇,为什么自习时独自跑去了,挪一方凳子,抑或就干站着,在树下一遍一遍地念着,一遍一遍地念着。落拓至此,也寻不到解脱的方法,怕只有再次沉溺其中。

花开

我找不到那一株蒲公英了。我是在秋风中遇到她的。蓬蓬茸茸的,摇曳随风。替地从心底冒出一个词,叫飞蓬,抑或飘蓬,抑或飞絮。

飘零。我稍稍踮起脚,轻轻地,轻轻地捂住她。二指慢捻,她也顺从般的,微俯,微伏。

我将她慢慢地,慢慢地,扶到门前那筑不大却很精致的花圃中,柔柔地,柔柔地,挖出一小撮适合她待的地方来,缓缓地,缓缓地盖些松软的泥土。入秋尚未有十天,清早空气中的湿润,微微地,暖暖地沾染了些松土。她,应该会很舒服地,活下去。

北雁南飞——这景象终究是看不到的,也只有想象了。想象出一片澄澈的天际,雁字回时,月满西楼。但天气是日渐清明,日渐清涼的了。我有时会慢慢地挪到那片花圃前,持上小巧的花壶,念叨着“快些长啊”之类,信手洒落。随着日子地渐行渐远,我也终究,记不清当初是在哪个方位将她植下。只依稀记得,那一片小小的角落旁边,当初还有几片牵拉着脑袋的粉红得让人心动的瓣儿。

送走飒飒的秋风,送走一阵寒过一阵的冷雨,迎来的仍是凛冽和死寂。枯槁,盘踞在那盆花圃。我不敢再浇上多少清水,生怕那一声叮咚会引得北风寻声而来,扶走些渺小的,微弱的,纤细的,生命。

没有雪的冬天,也自然,没有了融水的滋润。她应该是坚强的吧,尽管没有锦衾的相拥。她应该不会太寂寞吧,尽管,没有四围孩子抛着雪球堆着雪人的喧闹。——她应该,和那些同受煎熬的纤根和那些殷勤松土的蚯蚓,温润地煲着耳语,静静地,同甘共苦,静静地,等待着希望。

了;遗忘的,记住了。然而,看不见的,是不是就等于不存在?记住的,是不是就永远不会消失?我看不见你,却依然感到很温暖。目不转睛地望着你,那是因为我只能在远方思念着你了。“爱情花儿,不停地落下。有人一生应接不暇,有人终生漏接”,最终留给自己的只剩下无奈和悲伤,还有那些不愿再触碰的回忆,于是只得安慰自己“流浪去吧!总会世界的一角,找到愿意懂你的人”。

几米的书,总能让你在会心一笑后感到淡淡的寂寞和忧伤,像有一对薄如蝉翼的翅膀将你轻轻笼罩;还能让你在无奈忧郁时感到温暖和舒心,犹如一米阳光穿透层层迷雾射进幽深的山谷,明亮而美好。他的书中也充满了无尽的疑惑和不懈,让你不知不觉的跟着沉思起来……

“夜幕落下,我仔细上妆,调整姿势,静静等待寂寞到来。”如此隆重的等待寂寞,会不会就不那么寂寞了?想在此时背一首儿时的诗歌,却怎么也背不全。干脆坐到外婆的摇椅上吧,说不定能睡着做个美美的梦,没想到“摇啊摇,摇啊摇,摇向那永无止境的空茫,摇向那莫可名状的忧伤”。也许我早该承认,“我是一朵不开花的花,尚未绽放,就已习于凋零”。可是,我好不容易不甘心就这样被寂寞和忧伤淹没,不甘心还没绽放就凋落。因为我和花瓣们已经商量好要一起绽放一起凋谢,已经说好这辈子要一起美丽一起老去;因为有人说要和我一起寻找美景佳地,一起看细水长流,可我慌乱中已忘了是和谁约好要何时去。虽然我们说好了,可是路总得一个人走,不可能永远有人陪你,不可能有人陪你走一辈子。所以,“我就是我,我要决定我的快乐,我的忧伤,我的一切”。可能会且歌且行一帆风顺,可能会寂寞忧伤坎坷艰险,可这些都是属于我一个人的,如果“连我自己的东西都无法留下,那什么才是属于我的呢?”不论怎样的人生,都只能活一次,“不要总羡慕你没有的,而忽略自己拥有的”,要学会安慰自己,“虽然在最低最低的位置,看不到花儿绽放时的艳丽,然而却总不会错过花瓣飘落时在风中悠扬飞舞的浪漫”。什么是对和错?什么是珍惜和遗忘?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许多的疑惑,几米也是。“纵使受尽委屈,我也要努力,保持风度吗?”“我努力抓紧世界,最后仍被世界淘汰,如果一开始就放手,我会不那么伤心吗?终究是什么都抓不住的,终究是要闭上眼睛,随风去的。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呢?”

我羡慕又心疼几米。羡慕他对自己所爱的东西的热爱与执着,能用自己的方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,能在褒贬不一的浪潮里依旧保持自我。心疼那个在别人快乐时感到忧伤的几米,那个走在人群里会感到寂寞的几米,那个说爱情甜蜜不见了就一一浮现痛苦回忆的几米,那个戴着镜片无论怎样都看不清这个世界的几米。这样一个有着孩子般单纯心灵的人,美好却寂寞,被病痛折磨仍坚持自己所爱的,给人温暖,他小小的心脏怎受得住这些忧伤这些寂寞?

在一个寂寞又美好的季节,和一个寂寞又美好的人,述说又寂寞又美好的故事,听,寂寞在唱歌……

郝晓琳



雨夜

风拉长了你的背影
激起雨滴,打湿了过往的脸庞
还沾湿了心
是昨天,或者在以前
雨的夜里,未眠

应该是紫罗兰开的季节
淡淡的花香
沉醉了晚上
你仍是无法释怀
雨伴着花香,飘过身旁
潮湿了梦

在每个依然醒来的夜里
悄然风干
你说你在梦中的梦里听到雨声
还夹杂着青春撕裂的声响
钢筋混凝土铸造的城市森林里
到处张贴着青春和曾经的过往
却无法安放我们的青春
和水彩般的画面

雨把它们冲刷的如此清晰
你说它们正在远去
远去
我喃喃地说
手中的伞,在颤抖

宋尧

惊春鸟语乐,开梦幽香来。漫长冬日的等待,银杏抽出嫩芽了,细草吐出新绿了,可,我仍旧寻不到,寻不到熟悉又不熟悉的毛茸茸的青枝。

我坚信,她还活着。她不会因为些许的寂寞而似行木;她不会因为些许的难耐就消沉。一片春愁待酒浇,江上舟摇,楼上帘招。秋娘渡与泰娘桥,风又飘飘,雨又萧萧。

何日归家洗客袍,银字笙调,

中去盈香;而你却依旧无音信。

悠悠地,浓墨飘散。散去,却又留下。偶然,瞥见刚刚溅起的清香中,一只小虫无所适从般行于。

它,叫蜉蝣吧,古人所说的它的朝生暮死,是如现在的样子吗?它生得这样短暂,却极尽娱乐,无牵无挂。为何它懂得些快乐,而你,总是默默无语,坚忍着,坚守着,坚忍着。我不知道,你是否在你自己的信念中快乐着;我亦不知道,你是否在你自己的苏醒中快乐着。是否,只是向人含笑背人咳;是否盈着清泪,却只是在心里雕刻着一道一道的伤痕。我真的很恨,恨自己没有通晓物语的聪慧。你可知道,流光容易把人抛,流光容易把人抛啊。

起看天地色凄凉,归梦不知山水长。病身,苦郁。花圃中的清香,远远地,阳光来了,雨露来了,一切都来了。她终于来了,却总是隐藏着弱小的自己,隐藏着胆怯的自己,隐藏着含羞的自己。身旁

那瓣粉红色的小花早已舒展着身子,她却只是静静地期待着她美丽的蓬絮。

我问自己:她为什么不愿如松如柏去放手显露,去放手振奋,去放手搏击,是不是因于久藏于心中的柔软?我不知道,从种下她时我就不知道。是的,我没有读懂她;她那时,也不曾能告诉我。或许,当时的摇曳中的她,曾经轻轻地,轻轻地,悄然生出悲伤:千古盈亏休问,休问。

淅淅沥沥,窗外窸窣不绝。春雨,也就是这般的亲切,润物细无声吧。心生温暖,沉沉睡去。次日醒来,红日满地,竟是大晴。隔夜氤氲的雾气中,一切都是那样温润。我无意走到那片湿湿的花圃旁,满眼都是惊异。那令人心动的瓣儿,笑了。

是的,她真的醒了。顶着那白茸茸的絮儿,真的很美。我俯下身子,静静地,静静地,看着她;她也,静静地,静静地,昂着头,凝视着。向着我,向着身旁的瓣儿,悄悄地,悄悄地,笑着。

我转向身旁的妈妈:“她真美。”妈妈笑笑:“是的,真美。它们,向阳开。”

田林伟



重拾

心字香烧。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。

我铺出一张报纸,细细地,细细地用小字划下。春愁,酒浇。可,用酒浇出的,又何止是春愁。一剪梅,一丛花,为何那腊梅能在风霜